

即景

陈东东
著

与

杂说



- 黑衣
- 在山中一个小站等车
- 寂寞也一样
- 偶然说起
- 夏之书
- 明净的部分

中国工人出版社

即景与杂说

陈东东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即景与杂说/陈东东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
(五指诗丛)

ISBN 7-5008-2387-8

I. 即… II. 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009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100011)
电 话: 010-62005042(发行部)
62005033(编辑室)
印 刷: 北京京安达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625
定 价: 11.00 元

自序

这是来得略晚的诗集。由于迟到,其成书办法就由剔除代替了通常的汇辑。我努力不保留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不能成立的那部分诗作,然而我做得并不彻底。一些早年的习作,一些有着明显欠缺的篇章仍将占用纸张,一些因异想天开带来的失败也还是有迹可寻。仿佛恋爱者换一下视角而把情人看成西施,出于个人原因、怀旧之情、命运的而非诗艺的考虑,标尺被我降低了不少。所以,终于,这不是让它的写作者放心的诗集。

实际上,真正让作者本人放心的诗集近乎不存在。放心的程度总是与诗集的厚度成反比。彻底放心(它需要决心和死心)有赖于彻底地焚稿,正如沉默有时候会是抵达完美的诗篇。

但诗人的焚稿或复归沉默又常常出自更大的不安。这种不安溢出语言和写作,成为对时光、记忆、光荣和死亡的弃绝。我不能说诗歌总是会把诗人引向这样的弃绝,可是的确,我知道,一个人第一次提笔写作的冲动里就包含这样的弃绝成分。

我愿意把我最初的弃绝称为逃逸。它是一种想要让灵魂出窍、让思想高飞、让汉语脱胎为诗歌音乐的梦幻主义,一种忘我抒写的炼金术。写作作为逃逸的激情,是精神的历险,可能的白日飞升和从自我向无限展开的翅膀。至于其乌托邦,则也许可以用奥哈拉写给阿什伯利的别具风趣的几行诗来形容:

我不相信没有另一个世界
那里我们将坐在一起
将新写的诗读给彼此听
在高高的山顶上，在风口里
你可以是杜甫，我是白居易
孙猴女士将在月亮上
笑我们那不合适的头脑

诗歌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就正是“那不合适的头脑”相信的“另一个世界”。而这难道不是诗歌来到人类中间的理由之一吗？如此，对于我，诗歌写作已不仅是逃逸。——靠着词的虚构指引而进入的奇境又会是一面奇镜，以对照的方式对抗诗人不能接受的丑陋现实，以改变事物意义向度的方式改造事物本身。

这算得上是一个狂妄的初衷。诗篇是否充分体现了这样的初衷我没有把握。并且，它是一种追认，它并非事先即被认定，而是在过程中被发现和说出，——这跟我具体的诗歌写作倒正相一致。我极少构想或设计诗篇，而是让诗篇在纸笔之间如梦似幻地自动生成。不过，即兴中未必就没有深思熟虑。很可能，它仿照了词的神秘出生，确切的意指早已贮藏在第一次无意识的发音之中了。

或许，我直觉到，任何定见都是对诗歌写作的妨碍。——我听说过，诗歌必须带来惊讶。诗歌写作的巨大喜悦正在于它的出乎意料。——一则题为《漫游》的碎笔夸大了我的信马由缰：

不，我甚至不是一个写作者。在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抽打和驾御着语言，但最终必定是语言驮我到

我从未梦见过的新省份、新国度和新家园。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是否有过什么既定的目的地,我更像一个随意的漫游者。仅仅因为不愿让刚刚开始的话中断,我才告诉陌生人一个我临时想到的随便什么去处。我的回答或许每一次都有不同,甚至互为矛盾,令自己困惑,但我不虞前程的脚步是轻捷的。“我身上绝没有那种专横武断的思想,我是说,那种作为最后确定的思想。这种祸害我一向是远远避开的。”(玛格丽特·杜拉)

方向却明确地朝着梦幻。为了自由和美感的生活、更高意义的存在、诗意、真理和圣洁。——这些蒙尘的字眼需要用诗艺去将它们擦拭,不仅使之重现光彩,而且使之重获其质的朴实、神奇和黑暗。

陈东东

附记:

这篇自序也曾用于《明净的部分》[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但它却首先是为本诗集,为《即景与杂说》草就的。它更应该被印在这里。实际上,《明净的部分》是它的编印者选取、增补和重新布局《即景与杂说》的结果,而你将读到的这本诗集,看上去又仿佛是对《明净的部分》的另一番安排,一方面删减,另一方面则尽量充实(它突出地把我的短诗集《海神的一夜》[改革出版社,1997]的前半部“诗篇”全收了进去),实际上却只是

恢复和还原。让这本诗集止步于我诗歌写作的第九个年头,而并不(像《明净的部分》那样)戛人以后的诗篇,也许反而会带来继续。在出版了这本写于八十年代(1981~1989)的诗集之后,我计划再印行自己的九十年代诗集。我有意由自己来规定自己的“诗全编”,为了既能够呈现我诗歌写作的完整面貌(它的一半在抽屉里有过不短的被埋没),而又能够赖账(主动把那些要不得的篇什从诗集里扔出去)。我希望,人们仅仅把最终被诗人认可的诗篇归于那诗人,而不会有好事者,令人失望地去捡回诗人因糊涂、不谨慎和被利用而散布在外的习作和劣作。

陈东东

目 录

自 序	(1)
短 诗	
诗篇	(3)
终曲	(4)
歌儿	(5)
语言	(6)
远离	(7)
从十一中学到南京路,想起一个希腊诗人	(8)
河上看城	(9)
盒子里的亡灵	(10)
诗人普宁在巴黎过冬	(11)
起身	(12)
纸鹤	(13)
跟加利·施奈德谈到飞翔的佛法僧鸟	(14)
塔影	(15)
垂暮之年	(16)
非洲的饥饿	(17)
黑衣	(18)
点灯	(19)
一江渔火	(20)
车停蚌埠站,想到跟死有关的事情	(21)

七月二十五日在青城山的浓荫里	(22)
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	(23)
汽车出山	(25)
在山中一个小站等车	(26)
旅途寂寞里读几首宋诗	(27)
黑背鸦之夜	(28)
秋天看花	(29)
雨中的马	(30)
树	(31)
进来	(32)
诗	(33)
黄昏	(34)
鹰	(35)
途径	(36)
在旅顺	(37)
记忆	(38)
人梅	(39)
残年	(40)
断章	(41)
记事	(42)
枝条	(43)
寂寞也一样	(44)
诗章	(45)
砍瓜切菜	(46)
风和银	(47)
夏日之光	(48)
鹳鸟	(49)
一路走来	(51)

传灯	(52)
雨	(53)
偶然说起	(55)
秋天说梦	(56)
在一条街上	(57)
黑暗之家	(58)
秋雨夜过墓地	(59)
姓名	(60)
更早的诗人们	(61)
冬天临近	(62)
第一场雪	(63)
买回一本有关六朝文人的书	(64)
组诗和长诗	
涉江及其他	(67)
赞颂	(77)
再获之光	(85)
即景与杂说	(94)
夏之书	(106)
雨和诗	(155)
八月之诗	(166)
孔雀七章	(176)
明净的部分	(183)
秋天是迷宫向西的部分	(208)
春天:场景和独白	(217)

短 诗

诗 篇

在土地身边我爱的是树和羔羊
满口袋星辰岩石底下的每一种流水
在土地身边
我爱的是土地本身是它尽头的那片村庄
我等着
某个女人她会走来明眸皓齿到我身边
我爱的是她的姿态西风落雁
巨大的冰川她的那颗蓝色心脏
琮琤作响的高大山岭我爱的是
琴弦上的七种音色
生活里的七次失败七头公牛
七块沙漠
我爱的是女性和石榴在骆驼身边
我爱的是海和鱼群男人和狮子
在芦苇身边
我爱的是白铁的房舍芬芳四溢的各季鲜花
一片积雪一支有关生命的乐曲

(1981)

终 曲

秋天已尽，阳光下伸不开温暖的双手

马路上的落叶
街心花园里的寂静场面
这些年轻女子迎面掠过
然后有人回忆秋天

在过道上，或者在躲过阴影的广告正面
我看见白光一闪
 白光一闪
是谁折断了拐角的冰山

街上的电车像一只铁鸟
一只黄鸟
一只大声呼喊的鸟和敞开翅膀的鸟
我真想出去随便走走
像整个秋天
面对桥上的一大片晴空

(1982)

歌 儿

西海岸东海岸白浪连山
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
你会发现歌唱的岛屿
平静的酒杯
石头塑成的祭台和山羊

那些戴礼帽的桅杆
做鬼脸的桅杆
倾斜的桅杆和英雄主义的桅杆
它们指向一队银鱼
头顶着玻璃的希望之舞

而在山上,在楼头
在两支入梦的谣曲之间
一个歌手历尽了沧桑

(1982)

语 言

岩石的双肩舒服,军舰鸟的翅膀开阔
太阳像金甲虫一样嗡嗡作响
偶然走进了白色的厅堂
在更远处,一艘红色游艇缓缓而来
有如另一个盛夏的黄昏

我的眼里,我的指缝中
食盐在闪闪发亮
而脑海深处的那一段记忆
这时被镶上绿边,到走廊尽头无声地旋舞
当云层终于断裂
鱼群被引向临海的塔楼
华灯会突然燃遍所有的枝头
照耀你的和我的语言

(1983)

远 离

远离橙子树林

远离月光下的橙子树林

远离有两只蓝鸟飞过的橙子树林

也远离被一片涛声拍打的橙子树林

远离橙子树林

远离河流分叉口的橙子树林

远离夏天的橙子树林

也远离另一片被风掀翻的橙子树林

远离橙子树林

也远离水底的岩石和火焰

(1984)